

陵川縣新志

第八本

藝文三

三

陵川縣志卷二十六

藝文二

明

默齋銘

宋 濂潛溪人

陵川和君原德以文行稱趙晉間嘗被薦入朝稱疾
 辭去結廬太行之顛題曰默齋其友湯子方爲之請
 銘銘曰昊穹上運元墟下處風雨霜露得其平日月
 星辰順其軌江河山嶽以流以峙百物以生萬彙咸
 叙不發一言而莫敢失其恒識者以其本乎至誠之
 陵川縣志 卷二十六 藝文二 一

理也維人之生內則五性七情外則三綱六紀所以
 發於中而應乎事者欲其酬酢適宜辨析非是固不
 歸之於一默而已然苟無誠慤存乎心徒欲以三寸
 之舌取勝角靡上陳爲諛下喻爲詭陰謀規利邪說
 誇已其去道不亦愈遠矣乎昔者孔子嘗欲無言顏
 氏如愚亟譽其美彼由與賜佞口多言棄弗之取其
 所尙可知也絳灌不文外若椎鄙而功茂績偉晁氏
 之子號稱智囊卒啓戎兵身斃於市惟躬行之爲貴
 何言語之足恃晉有和君力行未仕期實踐以自修



獨默默而無一語此蓋將矯便佞之陋習而庶幾乎顏氏者非耶

元史郝文忠公本傳

宋 濂

郝經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家世業儒祖天挺元裕之嘗從之學金末父思溫辟地河南之魯山河南亂居民匿窖中亂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經母許亦死經以蜜和寒菹汁決母齒飲之卽蘇時經九歲人皆異之金亡徙順天家貧晝則負薪米爲養暮則讀書居五年爲守帥張柔賈輔所知延爲上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二

客二家藏書皆萬卷經博覽無不通往來燕趙間元裕之每語之曰子貌類汝祖才器非常勉之憲宗三年世祖以皇弟開邸金蓮川召經諮以經國安民之道條上數十事大悅遂留王府是時連兵於宋憲宗入蜀命世祖總統東師經從至濮會有得宋國奏議以獻其言謹邊防守衝要凡七道遂下諸將議經曰古之一天下者以德不以力彼今未有敗亡之釁我乃空國而出諸侯窺伺於內小民凋斃於外經見其危未覓其利也王不如修德布惠敦族簡賢緩懷遠

人控制諸道，結盟飭備，以待西師。上應天心，下繫人望。順時而動，宋不足圖也。世祖以經儒生，愕然曰：汝與張拔都議邪？經對曰：經少館張柔家，嘗聞其論議。此則經臆說耳，柔不知也。進七道議七千餘言，乃以楊惟中爲江淮荆湖南北等路宣撫使，經爲副將。歸德軍先至江上，宣布恩信，納降附。惟中欲私還汴，經曰：我與公同受命南征，不聞受命還汴也。惟中怒弗聽。經率麾下揚旌而南，惟中懼謝，乃與經俱行。經聞憲宗在蜀，師久無功，進東師議。其畧曰：經聞圖天下之事於未然，則易；救天下之事於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以一旅之衆，奮起朔漠，幹斗極以圖天下，馬首所向，無不摧破滅。滅金源，并西夏，蹂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躡蹠諸夷，奄征四海，有天下十八。盡元魏金源，故地而加多，廓然莫與侔大也。惟宋不下，未能混一，連兵構禍踰二十年。何曩時撥取之易，而今日圖維之難也。夫取天下有可以力并，有可以術圖，并之以力，則不可久，久則頓弊；而術圖之，以術則不可急急。

則僥倖而難成。故自漢唐以來，樹立攻取，或五六年，永有踰十年者，是以其力不弊，而卒能保大定功。晉之取吳，隋之取陳，皆經營比次，十有餘年，是以其術得成，而卒能混一。或久或近，要之成功，各當其可，不妄爲而已。國家建極開統，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虔劉靡盬，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如是之久，且多也。其力安得不弊乎？且括兵率賦，朝下令而夕出師，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闔國大舉，以之伐宋，而圖混一，以志則銳，以力則強，以土則大，而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四

底安於危是已然而莫可止者也東師未出大王仁明則猶有未然者可不議乎國家用兵一以國俗爲制而不師古不計師之衆寡地之險易敵之強弱必合圍把稍獵取之若禽獸然聚如邱山散如風雨迅如雷電捷如鷹鷂鞭弭所屬指期約日萬里不忒得兵家之詭道而長於用奇自澮河之戰乘勝下燕雲遂遣兵而去似無意於取者旣破回鶻滅西夏乃下兵關陝以欺金師然後知所以深取之是長於用奇也旣而爲幹腹之舉由金房繞出潼關之背以攻汴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五

於攻故所擊無不破。是以用其奇而驟勝。今限以大
山深谷。阨以重險。薦阻迂以危途。繚徑我之乘險。以
用奇則難。彼之因險以制奇則易。況於客主勢懸。蘊
蓄情露。無虜掠以爲資。無俘獲以備役。以有限之險。
雖有奇謀秘畧。無所用之力。無所用與無力。同勇無
所施與不勇同計。不能行與無計同。泰山壓卵之勢。
河海濯蕪之舉。擁遏頓滯。盤桓而不得進。所謂強弩
之末。不能射魯縞者也。爲今之計。則宜救已然之失。
防未然之變而已。西師旣構。猝不可解。如兩虎相鬪。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六

好攻戰闢土地不得已而用兵之意誠意昭著恩信
流行然後閱實精勇別爲一軍爲帳下之卒舉老成
知兵者俾爲將帥更直宿衛以備不虞其餘師衆各
畀侯伯使吾府大官元臣分師總統爲戰攻之卒其
新入部曲曹不知兵雖名爲兵其實役徒者使沿邊
進築與敵郡邑犬牙相制爲屯戍之卒推擇單弱究
竟逃匿編葺部伍使聞望重臣爲之撫育總押近裏
故屯爲鎮守之卒使掣肘之計不行妄意之徒屏息
內外備禦無有缺綻則制節以進旣入其境敦陳固
列緩爲之行彼善於守而吾不攻彼恃城壁以不戰
老吾吾合長圍以不攻困彼吾用吾之所長彼不能
用其長選出入便利之地爲久駐之基示必取之勢
無焚廬舍毋傷人民開其生路以攜其心函犝以疲
多方以誤以弊其力兵勢旣振蘊蓄旣見則以輕兵
掠兩淮杜其樵採而遏其糧路使血脈斷絕各守孤
城示不足取卽進大兵直抵于江沿江上下列屯萬
竈號令明肅部曲嚴整首尾締構各具舟楫聲言徑
渡彼必震疊自起變故蓋彼之精銳盡在兩淮江面

關越恃其巖阻，兵皆柔脆，用兵以來，未嘗一戰焉能當我百戰之銳。一處崩壞，則望風皆潰，眩暈不續。外內限絕，勇者不能用，而怯者不能敵；哲者不能返，而面者不能禦。水陸相擠，必爲我乘，是兵家所謂避堅攻瑕，避實擊虛者也。如欲存養兵力，漸次以進，以圖萬全，則先荆後淮，先淮後江，彼之素論。謂有荆襄，則可以保淮；有淮，則可以保江南。先是我嘗有荆襄，有淮，句有上流，皆自失之。今當從彼所保，以爲吾攻。命一軍出襄鄧，直渡漢水，造舟爲梁，水陸濟師，以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八

潰兩淮之腹心，挾長江之襟要也。一軍出維揚，連楚
蟠亘，蹈跨長淮，鄰我強對，通泰海門，揚子江面，密彼
京畿，必皆備禦，堅厚若遠，攻擊則必勞，師費財當以
重，兵臨淮揚，合爲長圍，示以必取，而以輕兵出通泰，
直塞海門，瓜步，金山，柴墟，河口，游騎上下，吞江吸海，
並著威信，遲以月時，以觀其變，是所謂圖緩持久之
勢也。三道並出，東西連衡，殿下或處一軍爲之節制，
使我兵力常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
之失，一日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
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
爭地之術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
之術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
取陳，則九道進，宋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以一
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僥倖之舉也。豈有堂
堂大國，師徒百萬，而爲僥倖之舉乎？况彼渡江立國，
百有餘年，紀綱修明，風俗完厚，君臣輯睦，內無禍釁，
東西南北，輪廣萬里，亦未可小，自敗盟以來，無日不
討，軍實而申，警之彷徨，百折，當我強對，未嘗大敗，不

可謂弱豈可蔑視謂秦無人直欲一軍倖而取勝乎
秦王問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
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畀翦以兵六十
萬而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不可懸料而倖
取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崛起無賴之人
也嗚呼西師之出已及瓜戍而猶未卽功國家全盛
之力在於東左若亦直前振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
金陵舉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弊役戍遷延進退不
可反爲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宜重慎詳審圖之以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十

矣嚮在沙陀命經曰時未可也又曰時之一字最當
整理又曰可行之時爾自知之大哉王言時乘六龍
之道知之久矣自出師以來進而不退經有所未辨
者故言於真定於曹濮於唐鄧亟言不已未賜開允
乃今事急故復進狂言國家自平金以來繼務進取
不遵養時晦老師費財卒無成功三十年矣蒙哥罕
立政當安靜以圖寧謐忽無故大舉進而不退昇王
東師則不當亦進也而遽進以爲有命不致自逸至
于汝南既聞凶訃卽當遣使徧告諸帥各以次退修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十一

好于宋歸定大事不當復進也而遽進以有師期會
於江濱遣使喻宋息兵安民振旅而歸不當復進也
而又進旣不宜渡淮又豈宜渡江旣不宜妄進又豈
宜攻城若以幾不可失敵不可縱亦旣渡江不能中
止便當乘虛取鄂分兵四出直造臨安疾雷不及掩
耳則宋亦可圖如其不可知難而退不失爲金兀朮
也師不當進而進江不當渡而渡城不當攻而攻當
速退而不退當速進而不進役戍遷延盤桓江渚情
見勢屈舉天下兵力不能取一城則我竭彼盈又何

俟乎且諸軍蹙蹙已十四五又延引月日冬春之交
疫必大作恐欲還不能彼既上流無虞呂文德已并
兵拒守知我國疵鬪氣自倍兩淮之兵盡集白鷺江
西之兵盡集隆興嶺廣之兵盡集長沙閩越浚海巨
船大艦以次而至伺隙而進如遇截於江黃津渡邀
遮於大城關口塞漢東之石門限郢復之湖澤則我
將安歸無已則突入江浙擣其心腹聞臨安海門已
具龍舟則已徒往還抵金山并命求出豈無韓世忠
之儔且鄂與漢陽分據大別中挾巨浸號爲活城肉
薄骨并而拔之則彼委破壁孤城而去泝流而上則
入洞庭保荆襄順流而下則精兵健櫓突過潯黃未
易過也則亦徒費人命我安所得哉區區一城勝之
不武不勝則大損威望復何俟乎雖然以王本心不
欲渡江旣渡江不欲攻城旣攻城不欲并命不焚廬
舍不傷人民不易其衣冠不毀其墳墓三百里外不
使侵掠或勸徑趨臨安曰其民人稠夥若往雖不殺
戮亦被踐蹂吾所不忍若天與我不必殺人若天弗
與殺人何益而竟不往諸將歸罪士人謂不可用以

不殺人故不得城。曰彼守城者，祇一士人，賈制置汝十萬衆，不能勝，殺人數月，不能拔汝，輩之罪也。豈士人之罪乎？益禁殺人，歸然一仁，上通於天，久有歸志，不能遂行耳。然今事急，不可不斷也。宋人方懼大敵，自救之師，雖則畢集，未暇謀我。第吾國內空虛，塔察國王與李行省，眩髀相依，在於背脅，西域諸胡窺覷，關隴隔絕，旭烈大王病民，諸姦各持兩端，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染指垂涎，一有狡焉，或啟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行赦令，令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十三

脫里赤爲斷事官，行尙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決，稱受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昨奉命與張仲一觀新月城，自西南隅萬人敵上，可並行大車，排槎串樓，締構重複，必不可攻，祇有許和而歸耳。斷然班師，亟定大計，銷禍於未然，先命勁兵，把截江而與宋議和，許割淮南漢上梓藝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以輕騎歸，渡淮乘驛，直造燕都，則從天而下，彼之姦謀，借

志冰釋瓦解遣一軍逆蒙哥罕靈輿牧皇帝璽遣使
名旭烈阿里不哥摩哥及諸王駙馬會喪和林差官
於汴京京兆成都西涼東平西京北京撫慰安輯召
真金太子鎮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
矣會宋守帥賈似道亦遣間使請和迺班師明年世
祖卽位以經爲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
使宋告卽位且定和議仍敕沿邊諸將毋抄掠經入
辭賜蒲萄酒詔曰朕初卽位庶事草創卿當遠行凡
可輔朕者亟以聞經奏便宜十六事皆立政大要辭
多不載時經有重名平章王文統忌之旣行文統陰
囑李璫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至濟南璫以書止
經經以璫書聞於朝而行宋敗璫軍於淮安經至宿
州遣副使劉仁傑叅議高翮請入國日期不報遣書
宰相及淮帥李庭芝庭芝復書果疑經而賈似道方
以却敵爲功恐經至謀泄竟館經真州經乃上表宋
主曰願附魯連之義排難解紛豈知唐儉之徒歛兵
誤國又數上書宋主及宰執極陳戰和利害且請入
見及歸國皆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

經經不屈經待下素嚴又久羈困下多恐者經論曰
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
彼我終不能屈身辱命汝等不幸宜忍以待之我觀
宋社將不久矣君七年從者怒鬪死者數人經獨與
六人處別館又九年丞相伯顏奉詔南伐帝遣禮部
尙書中都海牙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入宋問
執行入之罪宋懼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賈似道
之謀既泄尋亦竄死經歸道病帝勅樞密院及尙醫
近侍迎勞所過父老瞻望流涕明年夏至闕錫燕大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五

庭咨以政事賞賚有差秋七月卒年五十三官爲護
喪還葬謚文忠明年宋平經爲人尙氣節爲學務有
用及被留思託言垂後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
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真觀等書及文集凡數
百卷其文豐蔚豪宕善議論詩多奇崛拘宋十六年
從者皆通於學書佐苟宗道後官至國子祭酒經還
之歲汴中民躬鴈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
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
臣有帛書後題曰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書

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二弟葵旃皆有名葵字仲常隱蘇以壽終廬字季常終潁州守子承麟亦賢起家知郴州仕至山南江北大道肅政廉訪使

題郝伯常帛書後

宋 濂

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粟臣有帛書中統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大使郝經書於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右郝文忠公帛書五十九字博三二尺高五寸昔有陵川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六

郝氏印方一寸文透於面可辨識蓋中統元年三月辛卯欲告卽位定和議於宋妙簡廷臣惟公最宜四月丁未授公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以行宋相賈似道拘留儀徵不遣至元十一年六月庚申下詔伐宋問執行人之罪時公在儀徵已十五載以音問久不通乃以九月甲戌用蠟丸帛書親繫鴈足祝之北飛十二月丙辰伯顏南征之師竟渡大江十二年二月庚午似道懼命總管段佑送公歸國三月虞人始獲鴈於汴梁金明池四月公至燕都而七

月辛未遂卒年僅五十三爾其書中統十五年即至元十一年南北隔絕但知建元爲中統也十二年正月甲申宋亡帛書爲安豐教授王時中所得延祐五年春集賢學士郭貫出持淮西使節獲見焉遂奏於朝勅中使取之十一月太保曲出集賢大學士李邦寧以其書上仁宗詔裝潢成卷翰林集賢文臣各題識之藏諸東觀而王約吳澄袁桷蔡文淵李源道鄧文原虞集皆有所作矣昔蘓武使匈奴匈奴詭稱武死漢昭帝使使者諭云天子射上林得鴈足有帛書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七

言武牧羝澤中武因獲還此蓋一時假托之辭非有事實也今當一介行使不通之際鴈乃遠離繒繳而以公書至汴其天欲顯公之忠節耶會公北歸故獲者不以聞不然則是書之所繫豈細故也哉或謂世祖見書有四十騎留江南曾無一人如鴈之嘆遂興師伐宋皆好事附會之談而不知有信史在也濂修元史既錄詩入公傳今復書歲月先後於卷末以見鴈果傳書云

哀志士辭 摘劉昂霄一入

宋 濂

奇俊之士無世不生特時人弗識之或識之而不能
用或用之而不能盡其才所以聲光不流於當時事
業不自於後世予竊悲之庚寅之夏因覽元好問所
錄入之諸儒自辛愿而下凡五人見其氣節剛方言
論磊落實所謂奇俊之士者也雖其行事未或無過
終非齷齪陳腐不振者流所可冀其萬一然恨其有
志而不能遂也因撮其大畧隸於各人之下又從而
哀之以辭

劉昂霄字景元一字季房陵川人聰敏絕人或戲取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六

市家曰歷鱗雜米鹽者令讀之一過無脫遺者故其
學無所不窺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與兵家咸數爲
最詳爲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策兀坐掉頭吟諷
幅巾奮袖談辭如雲四筵聳聽噤不得語遇其飲酒
眼花耳熱後其鋒愈不可當不知去古談士爲遠近
餘子不論也嘗用門資叙調慶陽軍器庫使不就請
公方薦試宏辭未幾卒辭曰陋儒拘拘以簡爲常日
視環堵不知四方狂瀾旣倒誰復迴之氣蓋一世獨
爾能之上自黃虞下迨五季一隙必燭何有幽邃或

觸其機談辭如雲誰非男子有舌無聲我豈誇多我
豈鬪靡一物不知吾儒所恥獨立千古上遡寥絕爾
身雖窮爾名豈滅

二仙感應碑記

吳善

陵川縣據太行絕頂崇岡涸塹多而平疇渺自鴻荒
之世水注於下茲地高亢磽确水勢難潄故居民耕
稼恒以雨澤愆期爲憂或遇天旱官民無聊必宿齋
沐奉祝幣於二仙之祠禱請焉其感應捷如影響至
於蝗螟滋生災疫流行及民有隱昧爭辯之事咸致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十九

辭申祝亦罔不昭應人之傾心敬信凜然而不敢褻
者其來遠矣考之前代碑記二仙姊妹也姓樂氏妹
甫及笄姊二十三歲父名山寶母楊氏繼母李氏遇
之不慈值歲歉俾二女採茹以供養雖敝衣跣足冒
苦寒而不辭間有不給輒加箠楚每仰天號泣反躬
自責堅白一心孝敬愈篤一日感雲龍降地遂昇僊
焉後顯靈於陵川北赤壤山紫圍洞宋崇寧復顯於
西夏鸞食以濟軍旅之乏乃封長曰冲惠真人次日
冲淑真人此其出處之大畧餘不及讞縷洪武二年

自春徂夏亢陽不雨苗將焦槁民懼無以爲食縣丞
宋從善乃明心潔體躬致禱於祠下雨卽應時而降
但未及饒足宿又與主簿賈煥典史邵審道暨務使
邢守原率士民荐紳虔告翌日乃獲大雨深慰羣望
不啻拯命於水火之中及秋黍稷方秀雨復不續縣
丞又躬自懇禱祝幣甫登而霽雨荐至是歲來麩旣
登秋稼又復大熟及產嘉禾若干本衆議宜樹碑以
記其實且求文於余余惟土清下濁兩儀攸分陰陽
五行運乎四時化生品物鬼神之道由是而著焉鬼

神者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乃至誠而不可揜者夫
二仙得天地清淑之氣夔出塵表故生而孝感通於
神明及其化而爲仙又能順承天地鬼神以赫覺靈
亦豈越乎斯誠之外哉今丞簿二邑宰同寅協恭式
尊正道才足以應務德足以庇民甘淡泊而忘勢要
盡心於撫字兢兢業業惟恐有不及凡一言一行無
非實者神明監茲蓋已審矣故人以誠叩而神卽誠
應豈勉強矯拂虛譽者之所能哉於是乎因爲之

靜齋記

方孝孺天音人

陵川郝君仲安治關市之征於浦江恐夫躁心煩慮之不足以應物也闢小齋於公署之旁陳書史於左右公退則斂膝澄坐以養心名之曰靜齋而願得予言夫靜之爲學著於易述於禮而大備於濂洛諸君子之書人皆誦之余不敢以爲郝君告然余少時嘗從諸先生遊於市修衢廣巷車馬往來鼓吹盪耳珠玉錦繡之肆交陳於前余憧憧而行不知其所底及暮而歸失道者數四至家而思之凡觸乎目者漫不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廿

能記而老生坐爲人言所遇馬幾蹄車幾輪鼓吹幾部道中人語者歌者所語何言所歌何辭爲何道以行行凡幾里皆識之無所失余大驚以問老人曰子知子之所由忘乎心之爲物靜則明動則眩子不見夫鑑乎妍媸大小畢應者以其靜耳使人持而搖之與破鬲何異余問吾心何以不靜老人曰嘻子何見之暮也子見夫車馬得毋願乘之乎見夫悅耳而娛目者得毋願有之乎人性無欲視寶貨猶瓦礫也視尊卑猶草芥也視鼓吹猶蛙蟬之響也心安往而不

靜子有欲之之心存雖欲靜而明得乎余聞其言始駭而悟退而養吾心三年果與老人無異今也雖處於廊廟之上置余於寶藏之中余心未嘗動也是非情偽紛錯乎前而應之未嘗勞也郝君之爲是職與游乎市者畧同矣而人咸以無欲稱之庶幾知靜者乎苟能無欲雖手執筆而聽訟口斷曲直而目察銖兩中之寂然者未嘗少變也奚必處一室而後能靜乎浦江俗好淳古異人材士必有隱於市者郝君密求而問焉其必以余言爲然矣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三

順天府別駕李公碑

張

瓚

邑人

按別駕公諱鳳字公儀其先爲隴西成紀人系出唐順宗十五子福王綰之後高祖諱順進士晉寧路同知飛騎尉封陵川男曾祖諱思混進士靈州知州祖諱約隱德弗耀以長子貴贈山東道御史考舉人諱用賓懷慶府推官母蔣氏公自幼有大志聰明穎悟嘗慨然曰真祖而來讀書明理以效時用吾豈可甘於匏落曾以造穎鄉學卒業成均永樂庚子授順天府通判公平生質直不爲崖岸與人交必誠必敬居

家尤能以詩書訓課子孫多有所造至是終享年八十有四娶趙氏青州知州麟之女也子五人口過者輩昌府知事曰亨者儒官餘力田孫六人皆諸生日冕者南京都督府知事女二一適勅封徐幾一適五河知縣張英子深孫女八一適經魁王昂一適廩生王晟餘未字嗚呼公博學多才承上祖之德澤衍後世之芳聲是不可不紀也

重修廟學記

碑

瑄

河津人

陵川爲澤州屬縣自皇明定天下卽建廟學逮今歷陵川縣志

卷十六

藝文二

廿三

年既久大成殿兩廡樞星門以及堂齋諸屋宇皆穿剝弗治事神言才感失其宜知縣事任通發身鄉舉蒞任之初謁廟視學大懼學政不修遂謀及僚佐以費隙時斧斤山林陶冶瓦甃與此作屋之不可無者悉具焉乃新大成殿新兩廡蓋塑像新樞星門次及明倫堂兩齋皆新之棟桷覆瓦巧鏤丹碧之飾壯麗光彩巍然煥然皆有加於前以至神厨牲房與凡士子會食退修講室悉皆增葺經始於天順三年二月訖工於是歲九月教諭張瑄訓導郭堅陳佐俱預勞

勛竣事因進士張璜求記余惟學校乃爲治之本自
虞舜有典樂司徒之官以職教事至夏商周學政大
備於時有小學大學爲教人之序灑掃應對六藝八
日爲教人之條要其歸則在乎知其性分之所固有
職分之所當爲而已漢唐歷代以來雖有學校求如
三代之盛則寂寂焉蓋三代聖道大明故教法有其
本自孟氏歿道既不傳故教法失其真焉宋二程朱
子既有以接孟氏之傳乃深探隆古教人之法必由
小學大學達夫諸經之精蘊其歸亦在乎知其性分
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已其爲說雖明然屢爲
卮言所阨故三君子之道竟不得大行於學政逮我
皇明當文運大隆之際於是內建成均外設郡縣學
其教人法一本於程朱氏之說以達於古聖賢之道
由是學校之政大有以復三代之盛是豈漢唐歷代
建學之可擬哉今任尹知爲政急務乃大新廟學於
事神之道既竭其虔而爲士子之游於斯者其必循
教法以進其學以求知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
爲爲子必孝爲臣必忠俾六節卓然有立於時有垂

於後庶無負於國家建學育才之意云於是乎書

重修靈岩寺記

張信邑人

陵川之邑棲太行中實衆山之會罕有平曠之地生
者若死者藏率因岡阜爲勝然其間多梵宇尤必擇
竹木山水之奇以居之蓋亦地勢使然也達邑之南
距百里許山麓迤邐之餘有地一區曰碾磔河林木
翳鬱峯溜回合爲景之勝者舊有靈岩佛刹未考始
自何代久乏守者棟宇毀傾圖像崩墜瀕於荆棘叢
翳之墟天順間會客僧成海駐錫於此始復理焉築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廿五

石爲基伐木爲林闢而廣大之月積歲累至宏治丙
辰乃克就緒立前後中殿各三楹左右翼以方丈僧
堂二室前對位伽藍祖師二殿東西序共五十間未
幾海化去其徒佛俊又建鐘樓一座置鐘於上以伺
昏曉徒孫法成感其殿宇雖完而圖像尙缺乃謀於
僧會廣定得指畫之方於潞州桑梓西火等地求冶
之良者哀鐵鑄像共二十九尊各安所臨之處塗以
金碧剏大門三楹祈於藩府永年王取寺之故名作
大字以揭於上王且致書於邑侯張公命工治石以

紀其功陳其顛末請余文以刻之因憶昔海嘗過余
廬余喜其朴實留與語爲言修營之事已有次業異
時必請子以爲之記其意蓋有待也余時雖未諾而
心已許之歲月云逾奄及十餘年矣海亦物故而余
猶落落然無用於世其負海之期望久矣顧今尙未
有成承海之遺命又懇爲之請亦何待而不言乎夫
人必擇地以爲勝而地亦因人以成勝况盛衰成敗
灼有定數以今殿閣修飾交輝駢峙境與智合而理
與事並其視昔之頽然於荆棘叢翳中者不大有徑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其

庭哉固足以見海之師徒善於作述而成此大功抑
因以知茲地之勝應不昧昧也此雖人事之使然殆
亦物理之自然而落成之數適屆其期爾是功也在
吾人實所不與在彼浮圖者尙知所興起焉因紀其
事於石

禮義鎮崔府君廟碑記畧

魯邦泰

古有循良施德惠於民民思之而弗能忘則必立祠
致祭有天下者又從而封之廣祐王是也按搜神記
王姓崔氏唐太宗貞觀七年舉賢良授潞州長子縣

令時黃嶺有虎截路噬人王遣人至山廟投牒名虎
虎遂啣牒至廳下王詰其罪虎卽觸階而死民服其
神乃立生祠以祭之繼爲衛州衛縣令時大水漂沒
民舍王設壇於河上祭之未幾見一巨蛇浮水而死
水遂離縣民亦立生祠宋真宗加封陵川縣西三十
里有里曰禮義里中有廣祐王廟考之兩碑記一云
重修於金大定二十四年一云重修於大定二十六
年但未詳創始於何代明洪武二年大旱里人禱於
祠下翌日澍雨霑足歲大熟因新廟貌以荅靈貺經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七

太行山記

唐 樞 歸安

山自北紀雲中發宗行平定州至上黨遼沁潞澤衍
亘多起彰衛懷三府南受藩垣中原自是西奔爲中
條至雷首東發爲燕山至碣石左右行皆其托祖故
曰太行又以界省故名省曰山之東山之西太行中
原之正脈兩腋如華蓋所以肩中原而重其力惟其
壯張兩腋故身不自結而凝爲所肩之中以其行局

之宏非太不足以當之而其伊止之所乃所以爲行之地蓋言意也

姬孺人傳

都永思 邑人

明誥封孺人姬氏諱桂葉字淑芳高平建寧鎮姬公緯之女生於成化七年六月初七日爲金壇知縣武先生夫人先生高才博學登宏治壬戌進士官金壇有異政未二載卒於官且無嗣姬曰我何以生爲乃亟欲矢死以家人防覺得不死扶柩歸墓不爲容飾恒若病人然諸姑勸之姬曰吾夫一命清吏不如此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其

何以相見於地下乎欽差山西巡按監察御史王扁曰貞節欽差整飭潞安兵備分巡冀南道王扁曰松筠勁操又以雪竹題其清苦邑侯李公移之於石用垂不朽以爲風俗勵先生自幼卽知敦慕古道有徐孺子之風故姬有齊庶之烈焉詩曰刑于寡妻至于昆弟其先生之謂乎

郝文忠公集原序

陳鳳梧 廬陵人

文所以載道道一也而文則隨時而變焉有唐虞三代之文有先秦兩漢之文有魏晉之文有唐人之文

有宋人之文有元人之文唐虞三代之文簡古不可
尙已秦漢而下愈變則愈繁至於元而文之變極矣
文雖以時異而道未嘗不寓焉其言比於道者文之
粹者也其言鑿於道者文之駁者也若陵川郝公之
文其元文中之傑然者乎公生于冀而仕於元少穎
敏有大志自六經諸子歷代史傳以至天文兵律無
不淹貫洞達其學博其才贍故發而爲文也汪洋滂
沛如大河東注一瀉千里抑揚起伏如太行諸峯層
見叠出蓋積之深而發之盛理固然也公嘗以元世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其

祖卽位奉使輸平於宋適理宗末季賈似道誤國遣
人留公於真州者十有六年公處困而裕方且日以
著述爲事初無抑鬱無聊之態則其所養又可知已
文集凡若干卷板行於元久而散逸見者鮮焉吾大
憲長李先生叔淵博學好古以公鄉先哲也景慕之
尤深求其集踰二十年始得全帙如獲拱璧遂手校
而刻之梓以傳嗚呼宋開慶間公從元世祖次師于
鄴登高弔古其詠武昌三節婦詩實載集中則鄴固
公所嘗游覽之地也距今二百餘年而文集迺刻於

茲夫豈偶然也哉抑公之所著有續後漢書及易春秋內外傳皆卓然自成一家惜乎無傳焉安知是集一出不有因之而旁求者乎公名經字伯常謚文忠世家澤之陵川其履歷顛末具在銘誌茲故得而畧云正德二年歲在丁卯春正月吉賜進士出身奉議大夫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奉勅提督學政前翰林院庶吉士廬陵陳鳳梧謹序

完公遺愛碑

王敷典 邑人

邑侯完公諱東氣字養直號明宇遼東東寧衛籍陝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三十一

西咸陽人也以特異擢吾陵令蒞政四載有餘天官氏越級超遷河澗府二守士民借寇無由攀留弗得詢於余欲豎遺愛碑以識思余謂碑名去思深感恩德示不忘也稽古召伯甘棠有詠羊祜墮淚有碑皆是矣否則倚勢法而操切則民弗堪溺因循而姑息則政乃廢任智術而駕馭則下起疑若是其誰與我矣以思焉惟我完侯以宏才博學屈宰敝邑萬歷戊子秋臨治適歲歉後民多逋賦乃緩期歛諭民皆樂貢課最他邑太清觀後水發兆來歲凶也揆厥因無

喜色於是設祭以禳之水則立清公之始政蓋如此
時廼朝覲赴京越明年春復治盡心勤恤用度儉約
嚴馭左右法行自近以折獄俄頃辨其曲直虛誕不
敢強詞宜罪從輕無辜經釋不用干証民無冤抑矣
以催科革拆封去羨餘禁收頭無高兌里老代納令
戶人自封不事敲朴民樂輸將矣以審編誓諸神明
擇問平允貧富適均差役自舉民咸稱平矣行鄉約
風俗漸淳禁博遊閭閻安妥弭盜賊晝夜清寧勸課
農桑力本者多招撫流移復業者衆吾邑古號才藪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三

邇來科目乏人銳志振興每歲二八月如鄉會期考
試三場第高下宴賞之於里落中遍立社學選社師
課童子民始知學鑿學宮泮水建題名牌坊剗關王
廟於水口皆爲興學計於街巷之科第坊表令本家
修補之其光先達以勵後學乎棣華堂落雁池元司
徒郝文忠公故址也日久因壞於踐踏乃築垣墻立
門戶整飭舊堂新建池亭令人嚴守之其揚忠節以
樹風聲乎壇壝廟宇應祀神明有傾圮者皆復修飾
令民舉祀祈禱無不應山谷翠嶺修出遇童婦擇

民甚懼雖壯者無器械不敢獨行又創土地祠於西
郭虔告之目是狼咸屏跡傷害罔聞邑城中外磚甃
遇大雨久澇傾塌過半爰用磚石堅牢修築以爲守
禦官途舖舍歲久多頽凡遞送駐節甚便往來見者
嘆服四載間刑罰中有教化仁厚中有剛毅非實心
行實政能若是乎噫公往矣今述政迹而勒諸石宛
然如公在焉謂非今日之名伯羊叔子哉謹記

孫公去思記

王 昂 邑人

宏治丁巳遼陽孫公來尹是邑公諱磐字伯堅登甲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三

第剛毅明敏黜黜多直爲政務在抑豪強恤孤弱使
貧富大小俱得其所且以恩惠及人爲本而於風化
所先尤盡心焉先是坊廂人役下鄉拘攝小民不勝
其害公令一出民罔弗從四方無犬吠之驚見僧尼
道士異言異服惑亂人心公息其說梓行僧辨學辨
正於人煙輳集之處設置鐘樓鳴鐘爲號肅人宣力
以備不虞盜賊自爾潛形每歲研審老幼壯弱量輕
重出差計歲用多寡照數征收民財曾無浪費各里
桑園久爲湮沒公追復舊制布種於中使田有阡陌

者悉得移植民多感惠學校設科乏人公朝夕課以
進士業初建通文城門是歲果捷武思明王道二鄉
舉思明又繼登甲第焉適夏旱苗將枯槁公齋宿祈
禱澍雨降及秋澤雨連綿禾將不堪公齋宿祈晴即
日雨止又設法措置雜糧十萬石人無凶荒之憂以
禮爲教人心懽服何有雀角之訟自邑抵鄉編小學
館童子就業者三千有奇親集養正編並小學四書
養蒙大訓童子習讀書悉爲刊印遍給誦習所謂爲
政以恩惠及人爲本而於風俗尤盡心焉者類多若

此何能殫述甫及二載值丙艱而往老幼攀轅卧轍
挽不可留旣去之後民心思之徐潮輩欲紀之碑索
予文予曰噫思之於人誠不偶然可以義致而不可
以勢屈可以理感而不可以勢迫人徒知不忘孫者
由前所行之迹不知所以然之妙存乎其中蓋迹者
事之著妙則心之神凡事之舉皆能觸民之天宜民
心神之妙自動於中也豈能遏其思耶詩曰有斐君
子終不可誼兮其以是與昔狄仁傑爲寧州刺史善
撫戎夏郡人紀之碑及據豫州會越王亂民之緣坐

者七百人公悉平反之寧州父老迎而勞之曰此我
狄公活汝耶相携泣於碑下齋祝三日而後去狄公
豈以智術致之哉亦不過以已之天觸彼之天爾孫
公舍我而復治吳吾民固思之不忘吳民感惠而過
此者亦將與之齋泣於碑下不但三日而已宜以是
鐫於石以埃

重修靈岩寺記

宗室永年王

皇風清穆治教休明當萬方一統之春正四海會同
之日予時在書堂適有澤郡陵川碾磻河靈岩寺住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三四

持佛俊偕其徒法成走潞謁予彤庭跪啓曰靈岩禪
寺居邑之迤南當太行之中雲林掩映境界清豁山
水明秀竹林深茂沙門海衆勝集于斯誠陵邑叢林
之冠絕者也寺肇於大唐沿宋元迨我朝永樂間重
修有北京馬鞍山萬壽寺鵝頭老祖始建大佛道場
古跡戒壇後有僧人姜信遊方到此創佛殿一所既
而住持成海修殿三座伽藍祖師二殿東西兩禪堂
廚房僧室共五十間及住持佛俊建鐘樓一座其徒
法成鑄鉄佛觀音地藏文殊普賢羅漢伽藍共二十

九尊鐘二顆第未有記敢丐睿製以紀其始末歲久予惟佛氏之教其來遠矣說者謂自漢唐殊不知漢唐之前有佛有經觀於劉向之言可知矣佛生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至魏王時入涅槃逮漢孝明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唐復迎之於鳳翔至京師而歷送諸寺此蓋有所據而言不然則千載而下寧有續乎然其道以虛無爲本以慈悲爲教慕其道而得精於其教者爲沙門厥後宗分派析以迄於今我國家奄旬百有三十餘禩凡名山大川皆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三五

建招提而集流衆蓋以其性善一言有與儒合無非淑人心而美風教也因其請故不靳特書此使堅俾持之以歸勒諸瑱石用垂不朽云

黃圍洞增修石佛記

武 鈞 邑人

壬子秋九月余不第歸自晉陽愧學之匪優也將養靜讀書期卒舊業或曰昔司馬氏遊歷廣而聞見闊緣以成名今子閉戶藏修足不踰閭舍謂早膺鶚薦頭乃五瀝場至母亦鬱鬱久居懷抱未之暢子縱弗遐瀛觀海魚而吾邑名山洞府亦可儲心目而振藻

思也。余聽其言，乃携會友三王氏，載酒携琴，遊秦嶺，憇錦屏，登九仙台，眺京山，瀑泉孤峯，以漸跋涉，旋復取道黃圍洞，遙見崒峩參天，圍列如屏，蒼翠晴嵐，上連雲氣，踞虎豹，盤蛇龍，轟轟焉，週迴數里，秀靈可愛。東山之麓，有洞在焉，紅葉明林，落花滿徑，蘿藤薜荔，互相蒙茸，野鳥鳴山谷中，嚶嚶成語，比入其洞，則見怪石紛錯，香靄襲人，流沫澀巖石間，疑爲瓊蕊玉屑，濺激洒行人衣。又行移時，則見大河奔奔，潏潏有聲，欲窮其原淵乎，莫知所止，遂循崖而出，迨陟其巔，則

見萬壑千巖，勢若星拱，雲烟蒼茫，極目無際，蓋八荒洞達，天下之奇觀也已。而斜陽在山，草木弄影，爽氣淒清，而月印前溪矣。於是班荆而坐，撫琴而歌，松籟響應，悠悠然不知復有人間世也。有僧號行無邊者，率其徒曰承寶，藏了自然，暨明朗，荷山醪野飯，揖而進曰：名泉深谷，懸崖絕壁，何地無之，顧其出於通途，名郡，騷人墨客，遊咏其間，後之好事者，將沿其故轍，踵踵而至，遂以名天下，乃若窮鄉僻壤，足跡所不及，雖天地靈氣之所鍾，而與草木同腐者，多矣。况茲洞爲

山陵勝概屢示靈異凡名公鉅儒悉有題翰先生過此可泯泯耶山洞舊無棟椽僧等矢心募衆得邑民張美張路譚虎李文馬守庫諸檀那相率捐貲繪刻爲久遠計所以繼吾師全大山夙志也乞爲記之用垂不朽則山靈亦有光矣余嘉其誠懇因喟天下事顯晦通塞其幾則存乎數其應則存乎人亦所遇何如耳是洞也形勝風景素秘厥靈像教崇嚴肇脩其制余謂可爲名利不必泥諸志可爲福地不必擬諸俗可以勸善不必求諸異可以棲幽不必畧諸隘可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七

以息妄不必証諸真恐使勝跡湮沒以貽林澗之羞三友曰善因屬余爲記是夜秉燭以次其事工拙奚較哉余爲誰西崖子武鎬氏若三友則石台子權東壁子敷典莘野子充耘也厥明書諸石而去嘉靖二十一年季秋念六日禪僧行無邊等勒石

毓秀臺閣記

武鎬邑人

吾邑居太行之巔萬山盤礴風氣完萃故俗尙儉朴敦節行四方頗推重焉自隋建置以來代有賢哲如張公延翰之元勳都公凱之聲望趙公安時昆季之

文章郝公經祖孫之忠義德業遺芳紛綸簡冊在吾
東城時則有若遠祖明甫一門以三狀元盛李公廷
實蘇公有生以二尙書顯衣冠接武莫能殫述矧遺
山元公好鸛鶴鳴李公俊民諸大儒愛山川奇秀亦
嘗僑寓各侈題詠他可知已迨我明興科甲相繼都
公仲良王公道掇鄉魁族兄思明登進士以貢舉者
或爲縣令或爲佐貳爲學職又或以節義旌表以詩
文著名後先輝映實繁未艾孰非山川炳靈毓秀之
功耶茲余率鄉黨同好築臺構閣永爲一邑之鎮小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三

泉王君扁曰山川毓秀其文運更新之機乎嗚呼地
緣人勝美以人彰凡我後人尙其培乃基勤乃構固
乃垣塼塗乃丹雘以紹先烈以傳不朽則山川亦與
有光矣豈只景物之玩登賞之娛已哉嘉靖甲子三
月之吉

真澤行宮感應碑記畧

許穀石城人

余退耕東山之麓懷雲武公錫因舉其鄉中二真人
事以告且示以米元碑記余讀而嘆曰異哉二女同
居苦遭繼母之虐顧能孝敬不衰其至誠必有感動

天地者及採藥紫團山各昇仙而去自晉至趙宋蓋
百有千祀久矣方用兵西夏糧餉告絕三軍餒甚二
人乃化爲兩婦賣飯以濟之何其異哉公曰此廟在
吾陵川邑中舊稱真澤行宮迄今尤著靈異萬歷乙
卯孟夏記

耕讀軒記

王克耕 邑人

西崖子新築室成以耕讀軒名之請小泉爲之記小
泉子曰茲室之築左臨東野右臨芹泮毋乃以東野
叢耕之地芹泮萃學之所使子若孫跂而東望焉觀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三九

耒耜而思耕跂而西聽焉聞書聲而思讀名軒之義
取諸此乎西崖子曰有之而猶未也小泉子曰服商
賈者逐末之漸也營錢穀者競利之端也毋亦以耕
以力本學以明義而末而利非所事歟西崖子曰有
之而猶未也小泉子曰耕不識也請竟其說西崖子
曰吾先君雲山主人嘗築樂耕庵於雲圖谷以耕隱
自娛吾先兄鑊克纘厥緒吾家藉以厚生又慮先世
書香或隕乃教鉤親師友勵志節以從學焉鉤奉以
周旋幸有今日吾恐後之子孫不知先世稼穡之艱

難讀書之勞苦入於驕逸故舉耳目之所逮者以名諸軒示不忘本也小泉子曰西崖子可謂篤於孝弟而善於貽謀矣夫不忘親之謂孝不忘兄之謂弟貽子孫以安之謂善今名軒而思及父兄非不忘乎思父兄而必以耕讀貽子孫非安乎安則厥心臧而無外慕矣不忘則前烈篤而無分更矣以是傳家武氏之業又焉有不永哉西崖子起而謝曰教子孫以耕讀保先業於不墜者錫之志也若孝與弟則吾豈敢吾無忘子之言矣當勒諸石以自勉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四

凝思樓記

王克耕 邑人

凝思樓西崖子作也樓曷以凝思名西崖當親存之日能祇服厥父矣當兄存之日能恪恭厥兄矣既而父沒感樂耕故庵則有陟岵之悲焉既而兄沒感亭臺新竹則有抱恨之詠焉皆所以凝致其思而不忘者也猶恐其久而或泯乃作樓以永厥傳嘻使武氏之子若孫繼而居是樓者則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使閭黨之人過而觀是樓者則孝弟之心油然而生矣詩曰永言孝思思維則又曰君子是則是傲西

崖子可則倣已矣西崖子名鈞字克純乙卯舉人糸
窓友也故樂爲之記云

請祀伊陽名宦文

文翔鳳人三水

查得名宦之祠與鄉賢配所以嘉往勸來風於有位
伊川之鄉賢自伊公陟而下載在祀典而名宦獨難
其有甘棠永思峴首墮淚公論久而益定流澤遠而
如新昭然在士民之口者如武尹鈞之在隆慶間輕
徭薄賦而王糧拋荒之蠲免京皂驛站之節裁種種
善政生祠之碑可據也修學繕城而毀淫祠以爲駭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四一

館捐贖錢以爲講舍歷歷實蹟德政之錄可睹也保
障垂百年之績懸魚來三異之風人品流馨於輿口
湛膏飫潤於羣黎召杜之名不朽父老之眉尚溷曾
民間有血食而璜席弗載主良爲闕典非所以報循
良而漸靡風况名宦非鄉賢比其世既久遠其里又
遼遠非有橫力之干非有子孫之請自非君子之澤
不斬安得誰嗣之頌常聞備隆之俎豈洵有光於蘋
蘩矣

陵川縣新遷廟學記

顧顯仁

武進人

國家郡邑寔與並建膠庠以儲俊乂匪徒陶鑄人材以爲任使之謀而已以淑人心以維世教而士君子所以修政立事者亦胥此焉其世之從仕者恒汲汲焉以營自樹而於國家淑世維人之本漫弗庸心則其施之於政事者從可知已客歲己巳余膺澤篆蒞澤之初卽以黌序之務首詢諸屬余於時已知陵川之學別徙於今之所建而前後功成之自實有不容於易易焉者陵初有學僻處城隅狹隘規模僅足以修祀事且垣墉逼水日就傾頽嘉靖丁卯邑尹孫紹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四二

先倡議別遷乃以邑之淫祠請更於當道其殿與廡制仍祠舊購祠旁隙地將欲爲堂爲舍爲齋爲閣爲櫺星事方經度而孫以遷行中輟者踰期馬尹宗孝來知邑事銳志繼成飭材以備者又復踰期既備乃舉凡曩時之所欲爲而未就者悉加增置殿左有祠以祀啟聖殿右有亭以藏御銘有庫有厨有名宦有鄉賢有齋宿之所凡若干楹鑿地引泉甃池爲泮泮前有屏屏前有門門之東西樹之卓楔其森嚴之度宏遠之規是皆孫尹之所未議者也而馬君成終之

功則於孫有賴焉二尹從事於陵雖陵之因革不僅
僅於斯而卽其庸心於從本者如是殆亦可以觀政
也已陵之二三子因茲興起入爲善士出爲能臣展
究洪猷以廣化成之德意其有不稱我國家任使之
心也哉是役也經始於嘉靖丁卯之夏告成於隆慶
庚午之秋歲閱四周方能就緒歷時雖久費弗及民
馬之所以善成其終者可謂難矣一時相與協謀參
畫以有成者則僚友蕭廷瓚王制吳朝聘與前趙應
而已者民張祚徐熾曹應夏往來奔走以効趨事之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四

能而董其役於義官則趙思禮之功亦有不吝誣者
訓導卞君黉親執其勞而知其成之不易率其徒王
鳳輩請余言以記其事余來也晚從遷之謀雖未能
與而實有維淑之司者也樂觀其成安得無言姑記
之以存歲月

馬公去思記

人常郭東
人高平

侯各如龍陝西延安府安塞縣選貢萬歷十五年筮
仕陵川縣令視篆未幾政善民懷下俟上悅侯方將
施措夙蘊以期大展經濟士民亦咸喁喁然冀沐深

仁渥澤以觀德化之成甫期月內艱鮮組民真若失
怙恃矣服闋補順德府之任縣任畿輔邑多豪猾慣
持官府短長易緇表素以惑上聽侯精明燭照犯卽
無貸此輩謀以蜚語中之部使者果惑三至之言於
侯有所指摘比奉勘報之命闔邑人情汹汹俱以罔
抑之狀奔愬諸當道又數百人伏闕上書爲侯昭雪
天聽非遙公論難泯卒獲量調郡倅士民且畏壘而
尸祝之皇上懲貪黜墨功令至嚴切也民心撫后震
讐向背至不爽也馬侯得民於解任之餘賜環於被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四

論之後非冰蘖之操惠愛之政素孚於上下間何以
致此卽弗稽其履歷之詳亦可悉其循良之槩矣廼
陵川秦義官洪鄉貢王君應舉次第事狀請曰侯在
任三月以來宜民民以心感侯如此則在陵一載可
知矣非勒於貞珉何以永侯之懿何以風勸來者敢
就子圖之予曰有是哉固郡邑之良大夫也惡可以
椎魯辭按狀侯之政難以枚舉大槩在砥礪操持肅
清原本愛養百姓敬禮縉紳作興學校禁戢克頑平
反訟獄而已觀其禁剝罰嚴暮夜除供億之不式者

守無可毫釐明列利條搜剔弊蠹吏與胥徒凜若負
霜雪置木皂數十凡訟者受攝牘懷一皂往當攝者
莫不悚然就訊法令抑何肅也輸爲限以漸就完毋
令過苦役爲等繁簡各以力任民相勸若子來督耕
墾荒養老賑匱招撫流移儲餼備歉靡不事制曲防
民在春臺上矣交際情文兼至無亢隨諸取成禮陵
古亦獻邑近貢士不登額慮無以稱主上需才意政
一切理有餘暇輒飭學宮新禮器以經義勉策諸生
諸生成感奮修業期不負侯雅誼四封之內豪猾儂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四五

行葬滅伏戎丸絕赤白每鄉有約申演太祖高皇帝
大訓用以彰淑痺否聽訟以片言決兩造虛誕莫售
行吐哺并庭無滯案園土幾空無憂覆盆矣夫一清
自持衆美畢具郡邑吏治如侯者豈易得哉能使二
邑士民既去而益思之不忘然則斯民也三代之所
以直道而行者乎是皆義舉可紀也因受之爲德政
去思碑記

馬公劉公去思記

郭

東

高平人

高平與陵川接境余奉旨養親於家邑大夫政教亦

或聞而未詳歲庚辰冬王子克耘妻子繼志持政狀
同壽官武思修耆民徐熾輩欲刻馬劉二侯之績於
石永昭去思懇余爲文余曰美哉舉乎嘗見牧民者
克俾民畏弗克俾民愛克俾民愛弗克俾民去後思
而弗忘至於去後俾民鏤肝刻骨惟三代兩漢守令
保民如赤子民亦視若乳母故克然下此求厥遺愛
遠思慕深者弗多見也二公去陵久矣久則民易忘
今若茲匪惟見公政之善抑亦見民俗之厚茲舉也
不其美乎據狀陵邑山多土少地瘠民貧一季秋禾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四六

他罔攸產且催科迫急百姓易於逃移號稱難治舊
矣吏茲土者患之隆慶元年宣撫馬公諱宗孝來尹
知法縱則弛弛則墮厥事於是乎政尙嚴杜旁門防
曲徑禁礦盜抑市豪發奸摘伏如神重道崇儒爲急
丈地均糧樹開天創地之勲修學建宮顯啟後光先
之績桑植數多則賞布賞絹墾田乏力則給種給牛
隸卒悉股慄毛寒門吏罔狎恩恃愛稅無刷擾役革
句追當時有豺狼絕鄉村之噬火夫俄牙長之誣公
善政多矣莫非精明之治功茲特其畧萬歷二年贊

皇劉公諱汝江來尹知居上以寬爲本寬則得衆於是乎政尙寬存惻怛施惠德侯舒徐弗急迫不弦不韋庶事次第舉行有爲公案時無滯牘國之大事莫過差稅也鞭朴不動而自完民之保障罔越城池也磚石設處而創斃均徭審而貧富稱平驛傳僉而輕重不爽祈雨禱雪以感天贖葬完婚以濟物青衣不鄉見獄訟自無冤故當時閭閻興撫字之歌士民有德政之錄公善政夥矣莫非渾厚之治體茲乃其槩噫馬尙嚴仁厚寓於中豈苛刻者所可擬劉尙寬有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四七

者焉役厥重者思其輕我者焉甘棠垂蔭千載起名
伯之頌峴勒遺思萬古墮羊君之淚者此也雖然莫
爲於前雖美弗彰莫繼於後雖盛弗傳使繼公治者
能心公之心法公之法嚴不失之猛寬不失之弛則
美彰盛傳其永無愆將民亦以思二公者思之矣

孫公遺愛記

尙書周盤郡人

當嘉靖甲子歲郡邑譚吏治者輒首稱陵川孫亡何
侯且去去且切矣迨萬歷壬午余與馮華亭君同事
天雄每燕閒輒又津津頌侯政不置口丙戌余自西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四八

臺休沐在里馮君與其鄉人王學博敷典邑茂才徐
坦王學禮和孟登徐城耆老武深清都一言李存智
路達輩咸詣余請曰陵川故罷敝且在太行萬山中
土瘠賦繁民多逋負歲督之則取盈難陽泣竝稱饒
僻懸迥槩責之則供億難地逼朝歌交通窩販法繩
之則屏伏難故領是符者徃徃多廢筴而敝邑號難
治矣比萊陽孫侯之蒞邑也甫下車卽諮詢民間疾
苦邑故一切費咸取辦里甲侯不欲浚膏脂奉一令
也悉裁之若歲例若常供若公筵席日諸浮冗病民

者釐爲六事以聞當道既革且鑄石垂永久矣邑在
金元間賢豪輩出侯念廟學爲育才重地遂用縉紳
士議遷東城外舊址自是山川孕秀絃誦改觀蔚蔚
乎人文寢以熾也頑民負官租歲以爲常侯不假鞭
箠仍示以催徵之限民感侯德爭相輸納兩稅不逾
月而立報民素苦徭重一役出輒破中人之產侯悉
知戶口卑弱力爲調停凡驛傳庫斗諸役各准丁賦
劑量編僉而小民至今稱息肩矣吏若胥多齷齪執
法侯勅汝輩勿輕出入毋狡黠毋饕婪爲公私蠹不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四九

且持三尺繩汝不汝貫衙內外咸兢兢畏侯若神明
其他一訟一獄侯懸鑑照之隱伏畢露卽豪奸大猾
罔不惴惴折服於片言之下居常則又嚴筦鑰謹簿
書墾荒蕪之野以贍困筦招流移之民以復本業敦
行鄉約練習民兵禁伏兇頑保安善類諸所注措不
翅若斧斷腴解而其澤之浹漑於吾民也又不翅若
雲蒸露濡不二載而侯之聲鄰馳於三晉之間爲時
名牧而不知忌者已竊伏之未幾果以飛語中侯侯
遂拂衣去去之日吾民攀轅號泣真不異離赤子于

襁褓也侯去且廿餘載邑之人有垂衿而頰宗廟之美者則思曰微吾侯吾何以得藏而修游而息也有負耒而蒙樂利之休者則思曰微吾侯吾何以得含哺遊鼓腹歌也侯歿矣往時事侯者又漸滅亡遺矣蓋棺事定敢藉一言以紀侯政亦以寄吾士民不磨之思余質之曰若所稱孫侯卽疇曩甲子錚錚郡邑者乎余竊記嚮時馮君語業心識侯之政矣然當世廟末海內稽吏治者采文不采實故高者攘袂振吻睥睨於聲華勢利之間而卑者脂韋滄泆浮沉於功

陵州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五十

名富貴之際若侯不詭名不射利其臨民也盎然春仁之被物而其持已也嶄然山岳之不回故侯之遇人得而坎壈之若侯之蜚聲茂績直將與熊耳諸山并峙西溪諸水同深也嗟嗟世之衰趨巧進顯陟華膺身死而名不彰孰與侯任未幾而遺千百年之惠沒既久而繫億萬人之思卽史所稱南國甘棠峴山勒石侯蓋兩無忝矣余聞施法於民則祀之侯功惠在人人且將尸祝而俎豆之垂世也於余言奚取哉侯諱紹先號碧泉山東萊陽世家也

袁公遺愛記

祭酒

崔

銑安陽人

康誥曰如保赤子孔氏之徒廣之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夫恩煦禮御民所同欲也裂肌刻骨民所同惡也彼肆厥頑嚚以悞犯上豈其性哉夫上之責我者賦與力焉耳竭力以供之誅求方劇乃或益之以無道於是乎民無所賴而犯者靡不爲矣陵川夙稱難治嘉靖甲申天官簡於衆以任邱袁子淮蒞茲土甫一歲俗鄙變而雅民獷變而良袁子歷遷淮安迄今丙申凡十年民愈愛而愈思之耆民李泫徐澹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五

刻石頌德而都生王生婁生狀厥政或謂仁義不如刑法忠信劣於智術乃奮言哉袁子勸闢田教勤耕示之本申祖訓示之恭去貪放猾示之法祀賢廣教示之禮緩征禁索示之靜詩云如填如箴如璋如珪牖民孔易民性本淳政本中則勿作聰明勿便已私勿求赫赫名勿曲取以厲民嗚呼斯道可以平天下於一令乎何有

重修九仙臺碑記

李國華

澤州人

余觀太行之巔東北隅山川環抱勝槩名區國家建

縣命名陵川斯固晉之雄也縣治西南距城七十里
許有九仙臺焉其峯東袖石門西袂靈門南聯獅山
北接麒麟卽名山之勝莫雄於此矣河水發源於東
環於北曲流於西南卽巨川之勝莫潺於此矣列於
左傍曰水母洞列於右傍曰元虛洞且北有集真觀
東有招賢館南有古賢寺東南又有參圍洞卽蓬萊
之勝莫加於此矣夫狀臺之滄巍巍乎顯出巉岩蕩
蕩乎高臨絕壁陟臺之顛方圓廣濶松柏茂盛昔漢
敷封天慶觀厥後有九道士飛昇臺上此又九仙臺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三

之所由名者舊有殿宇十二楹以棲三清諸神蓋建
自前朝大金中歷世相沿不知更幾修葺及今又歲
久漸圯矣古賢里社首侯夢曇欲謀新之未果適不
佞携澤庠馬克昇遊觀於此見卷阿盤鬱谿澗滌旋
臺之迴圍透迤曲折風氣攸萃賞嘆無已因稍稍捐
資助之且謂侯君曰君有志好善卽當因舊而加葺
覽勝而增構令仙臺成寰宇奇觀將見天眷神祐君
之雲初奕葉弗替引之豈徒今日之勝而已哉侯君
然其說遂率男暨孫詰據從事而鳩工庀材越歲告

成起正殿三楹對三清尊神殿左又有正殿三楹則
玉帝尊神而九道仙人即繪像於粉壁之間東側則
三官棲焉東廡則高棗棲焉此蒙舊而加葺者前有
元天上帝殿下有背座觀音閣而閣下樹一石碑樓
強挿甬道二百餘層此覽勝而增構者但見制度工
緻規模莊嚴形勝聳八荒之觀瞻蔚然而茂密者其
林深也巋然而穹窿者其陵峻也嵌巨壑而松掛虬
髯枕高崗而石懸虎掌透邐縱橫誠足以兆正祥而
集繁祉合社頌弁衿纓相爲歡慶每歲孟春望六日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五三

大會之期四方輻輳雲集郡中遂稱名勝云侯君因
工旣畢遂問記於余余難以不敏謝故述所聞以序
重修道路碑記

王鼎新 邑人

夙聞蔡興宗作萬安之橋顏師魯治瘴南之道及其
後之子孫或膺忠定之封或享介休之福故知修理
橋樑明徵丕著如是者乃若陵川縣東離城七十里
如三里磯七里迤以及仙人橋東至孤園西距洪水
虎頭山相去廿餘里自嘉靖二年道始開焉邇來日
久塌累不堪其地多險阻其境極崎嶇人不得方軌

騎不能成列行路之人刑不寒心茲有輝縣早生等
鄉范濟仁王好仁湯繼臯宿樹德本偕古汝處士武
陳策武獻策武三策武論策兄弟因三里磳河東西
碾磳河小庄接境素相交善恐有九仞之功虧於一
簣謀議衆善喜施資財一百餘金自二月鳩工趨事
將磳之巍巍曲折者斬木以通順之將迺之窄狹巉
巖者鑿石而寬廣之以迄仙人橋之高下險阻修葺
蕩平焉而行客無憂矣然論功若德卽不敢與蔡興
宗顏師魯比隆第其心苦締造不遑假食以冀成功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五

而始終勿間洵賢乎哉洵賢乎哉今值中秋功將告
成早生等村耆老謁予請記予不能文特紀功立石
永垂不朽姑以是爲記

重修感應龍王祠碑記

李培秀

邑人

治西五里有龍泉焉邱陵駢駢峇峪嶽巖其中洪臺
嶠出極北極之嶸嶸下視瀾瀾漫漫然名曰靈泉泉
依有臺前狃龍門後依凌峽左迤仙宮右環水漲嶠
巖紆譎傑僂參差之上造燦闕以坐南神赤其而位
火色方化現真形赤而金身時而綠時而青約其短

長倏焉尺倏焉寸首赤則不易變夫龍首號爲神奇而不變龍首不夏異乎真神妙不測也三家村自叟黃童知爲真身親且狎駭而尊往往禱雨虔誠必應崇正戊寅夏焦火流金赤地千里乃邑侯蕭公甫臨茲土也卽詣靈泉爲民請命曰龍血食一方獨不能洒爪甲之沫以濟世乎越日甘雨普注旱不爲災公集父老而諭之龍德我乎微龍無歲微歲無民無民是無我也其修祠報之乎余進而揖之曰修之便不尙敬承是役於次年三月選吉開工公乃獨輪俸運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斤型土走繩削墨撤其腐圯張施五彩蒼螭素虬夔畧蕤緩雷鬱律於巖窾電倏忽於墻藩修葺闕時又大旱公乃澄心清慮逆釐龍神乃致廟宇雲譎波詭摧囓而成觀矣泉亭廊榭炫輝而煥燿矣五月五日開光頃刻師爾陰閉霽然陽開三日爲霖兩歲不侵應何切也余復携父老前侯而揖曰三月一日雨至五月五日霖石川難耕穀種半穫一季之獲民懼無秋洵洵耳今也公德我哉微歲無民微龍無歲微公龍未必雨我也今而後迺知神之感應無二焉何也

公初禱時豈有禹坎芮草致咒於龍歟良以愛民懇切通於神明是以雲飛揚雨露霑同枯生潤胥德澤以麗萬世神乎公乎山並高而水共長矣公南國楚才諱獻瑞號輯先甲子鄉薦歷任東沚年不惑之三愛民好士敬神神享民安勤治丞郎東魯趙諱璧顯幕君則西秦王諱新祚事畢功宏爰勒石以記之

重修崇安寺碑記

李萃秀 邑人

天地間萬物有成壞惟佛理爲無成壞寧直萬物卽天地一大劫劫壞時火災將起天久不雨所種不生

浚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五

依水泉源四大駛河悉竭後有大黑氣暴起吹使海水兩披取日宮置須彌山半安日道中七日輪次第現出殆七日出焉大地須彌山崩壞洞然諸寶爆裂焰震動至梵天盡成灰墨此名劫壞後名空劫經無量久劫欲成時火自滅起大重雲注大洪雨滴如車軸復經無量時雨止水聚從下水輪從沸水上騰漂漫決遍滿梵天四風輪所住持水漸退下爾時四大風起飄然飄擊吹彼水聚凝亂石停水中生大沫聚大風吹沫置空中從上造梵天宮七寶開成水更退

已吹沫復造須彌山又吹沫造四大洲八萬小洲爾時大闇有黑風吹大水聚底漂出日月置須彌山半安日道中繞須彌山洞照四方多退火濕又大風吹掘大地爲四大海是故風界吹起火界蒸煉地界堅實當天地劫盡人物毀滅時佛氏何從而知見蓋佛氏修空盡除一切諸妄妄盡真存故能超浩劫之外而有以陶鑄陰陽天地有壞而佛理無壞故也衆生迷真殉妄二六時中顛倒妄想萬劫萬滅刹那而几席之間刹那而萬里之外刹那而天人香花刹那而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五

地獄枷鎖黏滯縛結譬如沙土泐於衡波鴻毛燎於巨鑪有速受變滅已耳惟佛真常不滅有真諦以彰一性本實之理所謂實際地理不受一塵有俗地以顯一性緣起之事所謂佛事門中不捨一法是以寂然無爲熾然用起寂然無爲山河國土其建立也器物世界其鑪錘也天地神聖其應化也人王宰官其尊來也脫瓔珞之衣披華屐之服登治於三五而人不測本菩薩之心行豪傑之事致君於堯舜而世莫窺雨大法雨吹大法螺擊大法鼓演大法義橫出豎

出總是真如順行逆行無非方便於是存皈依三寶而忽然開悟者有頂禮懺悔而頓稱善長者此所以玉毫光相滿華夷而絳宇丹宮遍大地也與崇安寺陵古刹也歲久傾圮有識者已心憂焉嗚呼韓公率檀福而重葺之大雄寶殿五楹當陽殿五楹有古陵樓有藏經閣東西禪院并餘僧舍若干五雲幢蓋七寶琉璃居然一勝場矣嗚呼憶昔予與公逃禪鹿苑也蒲團座上其證無生稱極樂已何未幾而公化耶電光耶泡影耶劫終則壞卽天地亦猶然矣獨是香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五

刹莊嚴使夫淫巧者見象冰銷狡兇者瞻容霰化於以醒真祛妄則是舉也真照暗之慧炬度迷之寶筏也哉詎云有漏之果耶維時默啓其成者則先大人憲川公協濟則諸檀越也前後現宰官身而護法者始則許侯諱自嚴段侯諱實繼則鄭侯諱悅民也韓公爲誰癸卯舉人韓國賓也記之者誰壬子舉人掇賜進士李萃秀也勒石者誰公之子生員韓萬物韓萬春也

冀南道兵備副使王公平寇碑

張慎言

陽城人

吾冀之南鄙賴國家福教寧無事戶日蕃殖雞犬之
聲相聞有康衢擊壤之風蓋二百六十年於茲矣行
者關中震隣言竊有杞憂說者曰冀野既不廡不足
以飽彼且析城濩澤之險爲賊所忌無用爲慮言曰
是不然天下有事豪傑峰起如劉項之爭山澤可用
偷安不則草澤之弄走險負隅吾土憂方大耳無何
賊王家印以萬衆渡汾水而南遂闌入其境時使君
檄有司督吾民收拾蓋藏無使鄉閭有升斗之遺令
賊不得入卽入而無獲不終日且饑而去不啻再四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五

百姓不聽也壬申秋七月賊遂以十數萬衆綿亘百
餘里壓高都而西子女玉帛馱而去嗣且月一至焉
沁之南暨邑東西賊建號樹幟者不一而足或以萬
計或數千旣揭竿脅從者且十五六至若上黨汾水
亦不啻幾過於是聖主遣大將軍率偏裨凡若而人
更救大中丞親履行間少稽再以嚴旨切責邊司馬
輟宣雲來視其事又再遣軍容日夜督察罔少怠先
是旣不聽使君檄且以飽賊而公私如洗賊十五大
過兵尾其後者數如之壬申秋始有獲初尙竭蹶俱

億父老子弟更相勸勉曰此二百餘年纔有今日爾
敢愛其餘悉索做賊以充壺漿不幸大軍之後又以
災告賊氛既未衰滅我師興發未已旌纓整取可奈
何且大將軍建旗鼓來者凡幾易偏裨而下材官蹶
張各率所部莫厭厭欲未易更僕數然繚繞發縱之
機愚闇未知所屬格格不相能而文武遠近中外之
聞叩顙不羈軍容奉簡書赫然居其間吁難言之矣
余至今日賊既遁去得從父老後謂幸可旦夕無事
矣痛定思痛始進父老而訊之曰在者芹池之捷賊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六

已踰吾邑而西五六十里時偏將軍領二千之衆既
越富店問誰督之令其叩牧而返殺千餘級賊遂烏
獸散乎龍泉之捷賊以數萬據潤城白巷恒舞酣歌
曹將軍出賊不意殺賊數千除墮崖壑而死暨所獲
婦女無算計先後大小之捷茲爲首功賊膽裂於龍
泉之戰後不復飲馬於沁陽問誰督趨大將軍卷甲
而趨夜發高都行百餘里賊驚從天而下也流寇禍
始關中強半叛卒日者踰關逃伍嘯聚銅提聞效尤
家叩問誰曉警禍福以千金犒首從遂下馬投戈感

恩圖報後皆得當以報究不至貽叛之害而反受撫
之利乎冀之南守與巡各畫地而治若農之有畔也
誰能左右畫朝潞子而暮汾水拮据卒瘁奔命永寧
石樓間三交坪豪子原督率兵將大小數十戰所殺
擄適當不以代庖卸擔者乎郡縣被兵者二年餘矣
納履踵次正冠纓絕茲其時矣兵至之數與賊相當
供億之苦亦等焚掠問吾父老何以不怨年來芻餉
無算丁抽畝稅應命如響懷誰之恩感誰之義而令
子來如茲也軍容之役吾未之前聞也一切上下之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六

文率功令所不載往者豪傑之士且曰吾有拚此鷄
肋爾今中外多故簡書在上諸守令勢不得強項曰
吾視此冠組土苴也問誰調停其間曰吾赤子方在
水火我爲父母不救焚拯溺而區區爲倔強之故自
矜豪舉乎忍辱以忠上救民噫良工苦心矣將受命
則忘其家援枹而鼓則忘其身茲且驕蹇無人禮至
擁絲肉得所掠媚靚諸於繡襦以見兵使者又偏裨
而下半以廢閑從志在玉帛幸則獵其功罪無所歸
問誰駕馭之貪者驕者狙詐者究皆束於文法得奏

寸尺之功而我率借其半臂也宣雲非無事之地也
文中丞臨全晉賊豕突狼奔東西無已時更風雲之
變將在呼吸年來倉卒機宜邊司馬御史大夫直指
使者皆從容受成於誰氏之手軍興既無惟正守令
從事卒不至襟肘及羽書旁午牒訴倥偬率從誰稟
成也客兵之害蓋從古記之矣豈惟兵諸大小將領
有事而至吾土皆客也年來往返之積殆不啻百萬
矣此百萬之客誰爲主人令去來無恙且令得奏膚
功也不寧惟是幸永水峪之役賊以數千僭號九龍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三

窟穴於茲盤據五百餘里匪朝伊夕矣有司匿不以
報當事者卽知之曰姑有待爾使此賊尙未授首當
紫金諸賊跳梁之秋東西響應上黨高都皆此賊駕
輕就熟之地一騎之一角之踞太行之脊進戰退守
恐今日尙未得朝食也誰爲徒薪之謀毅然搗其穴
不幸而中伏芒額中創者至再三事幾殆矣奮臂再
呼渠魁授首遂犁其庭獻俘於闕曾未幾時西賊見
告我遂得一意攻守無東顧之憂也言未既諸父老
長跪而前曰微大夫之言吾儕小人其何知焉但後

先毫髮率吾王使君之功我父老子弟食此無疆之福然亦未知其艱難至此余曰固也使君何術而處此父老曰恐非權謀術數則終無濟理余曰否否一老人龐眉皓首年且九十餘扶杖而前曰軍旅之事何妨術數吾使君不專恃此也政是膽識才智爾余曰固也術數有時而窮恐才識亦未可專恃也三晉有事三年於此不爲不久其間兵民上下中外文武璫弁之際憂乎難以覩縷矣卽御史大夫大將軍且三易焉又其間朝更夕易者不知凡幾獨使君幾幾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三

於先後久近卒奏破斧之歌此豈爲苟且之政微倖萬一耶我默有以識其微矣皆使君之誠也仁也權謀術數膽識才智有誠則感之至而仁則入之深耳然與否與諸父老又長跪而前曰盡之矣是可以記吾使君矣請鐫石以告來者可乎使君諱肇生山東掖縣人以司農郎奉敕而來頃賊遁河以南秦楚騷然朝廷復簡少司馬陳公奇瑜節制諸省仍以使君監其軍竹帛鍾鼎之勲方新未艾也

分巡冀南道王公平徇寇碑記

御史吳

玉

壽陽人

歲在庚午陵邑西南澤州界有獠賊猖獗招納亡命
聚集數千人行劫鄉村戕殺多命淫擄婦女邀奪生
畜居民不敢問有司不能制蓋不戒嚴霜遂養成此
巨寇所據乃天設險地太行絕巔山高萬仞三面陡
絕石壁止有一路可通巢穴卽勁兵數萬有未易猝
拔者是以驚然自視莫可誰何浸浸乎有城邑之圖
焉兵巡道王公以是年十月蒞任聞之卽毅然有勦
除之志爰諮各屬猶有首鼠而諱言者不得已躬自
巡歷所部始洞悉其情形於是辛未春先慮陵川或

陵川縣志

卷廿六

藝文二

六

有疎虞遣兵備踏看一次隨遣中軍陳承業指揮張
承龍領兵專一保守乃自統衛卒及各處鄉兵不憚
危險親歷行陣氣欲剪滅此而後朝食也捐俸資千
金犒賞將士兵民踴躍勇氣百倍季春二十八日進
搗巢穴先占水峪舊巢斷其水路次日復命諸兵俱
登馬頭山親督其後遂斬賊首二百餘級生擒者三
百餘人復追餘黨直至深山馬武京寨殲滅焉所得
貨財盡賞士卒千里之內歡聲如雷咸頌我公除殘
去暴大造洪恩上以紓西顧之憂大忠也下以除萬

民之患大仁也矢志削平相機勦捕實心任事大義
大智大信也先是官兵未動之時牌示賊境諭以禍
福若能散遣徒衆渠魁自來當待以不死入籍爲民
此藹然一腔覆載生成之至意也負固不服然後興
師與文王之伐崇雘遂之解散渤海何異其斬馘也
豈得已哉自是而卧不貼席者高枕無憂矣自是而
城門久閉者市肆不易矣自是而妨農廢功者仍復
故業矣各保其有豈猶是輸粟轉運乎各守其官豈
猶是戎服從事乎孰非我公之所貽乎是役也邑令

楊公驥徵餽運拮据厥功居多署篆長子丞章聯松
守城供餉勤勞最著贊丞王國柱解運方回亦有擒
獲捕尉王惟敬督率弓兵斬獲甚衆守城者東門貢
生婁銘南門則千總李稹北門則學博高可久高余
親也爲余道其始末最詳適鄉紳王君鼎新婁君銘
及鏊廩生徐啟昌曹邦偉王國才王有慶等爲公立
祠塑像歲時瞻拜勒貞珉以垂不朽徵文於余余述
之爲誌若此云公諱肇生字東里庚午鄉進士山東
掖縣人崇正四年五月甲申記

